

克林顿连任形势看好

吴心伯

克林顿将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打破一项纪录：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历届民主党总统竞选连任均遭失败。但克林顿今年却有90%的可能性战胜共和党对手多尔，从而结束民主党这一保持了半个世纪的不光彩的纪录。

对现任总统克林顿来说，他的优势很明显。首先，经济形势看好。每次大选投票之前，选民们自然都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比4年前过得更好。克林顿执政3年多来，美国经济各方面均有起色。预算赤字已连续3年下降，由1992年的2,900亿美元降到1995年的1,640亿美元，是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失业状况明显改善。到今年7月份，失业率已降至5.4%。在3年半的时间里，已创造了1,000多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到目前为止仍看不出经济衰退的迹象。尤为可喜的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纽约时报》今年7月底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0%的人认为经济形势良好。相比之下，1992年10月份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有23%。因此，经济是克林顿赢得今年大选的一张王牌。

其次，政策定位得当。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高举振兴经济、实行变革的大旗而击败布什，关键在于他的竞选纲领适应了选民的口味。上台以来，克林顿政府集中精力于国内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保守主义势力的抵制，社会改革步履维艰，一些重要的法案未能通过。在此情况下，克林顿降低了改革调门，政策向中间偏右的方向靠拢，以重新争取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和国会中共和党温和保守派的合作。随着大选的临近，克林顿的政策立场开始回调，旨在重塑克林顿主张社会变革的形象，争取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克林顿今年的竞选纲领证明他决心坚持中间立场，这个纲领不赞成搞大政府，对犯罪采取严厉态度，为学校规定严格的标准，并承认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部门——才是带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好引擎。这表明克林顿的谋士们在政策设计上善于审时度势，能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

第三，年龄与口才优势。克林顿3年多前入主白宫，象征着战后出生的一代人进入美国政治舞台的核心。现在与年逾七旬的多尔相比，刚满50岁的克林顿仍属于年轻一代，代表着改革、进取的形象。此外，克林顿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屏幕形象良好，对大多数通过电视了解候选人的选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由于年事已高，政治形象缺乏生气，兼之政策主张新招数不多，当选总统的希望甚微。

多尔能否登上总统宝座？

朱明权

现在，似乎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克林顿在今后两个月中不犯大的错误，他就一定能够再次赢得大选的胜利，再创辉煌。但是，我则宁可预言，尽管面临着现任总统这一强劲对手，已入古稀之年的多尔仍有可能

入主白宫，最终实现自己的夙愿。

回顾一下1945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共和与民主两大政党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民主党把持白宫24年，共和党把持白宫28年。如果再集中分析一下80年

代以来的情况，则共和党总统当政12年，民主党当政4年。这些说明，虽然克林顿为现任总统，在竞选中具有一定的方便条件，但他所代表的民主党在两大政党的政治势力天平上，并不具有什么优势。1994年11月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它表明，共和党的代表多尔仍然有可能战胜民主党的代表克林顿而取胜。

可以加强这种预测的合理性的是美国总统大选特有的偶然性。首先，它表现为美国的间接选举制，特别是选举人制度和赢者获得所有选票、输者失去所有选票的规定。其次，它表现为选民对选举的冷漠以及投票时的非理性考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权力政治的失望乃至厌恶，日前美国参加投票的选民仅占可以参加投票选民人数的一半多些。而且，参加投票的选民中不少人不是根据其理性判断投票，而是根据感性投票，“一切跟着感觉走”。在这种感性或感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的“喜新厌旧”情绪，即不愿意再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已经做了4年总统的人。这种情绪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以

1972年的情况为例：仅仅里根取得了竞选连任的胜利，福特、卡特、布什都一个个败下阵来。可以预言，在新一轮的驴象之争中，此种情绪会对多尔产生有利的影响。

最后，必须看到，克林顿个人的“无行”会使上述因素更加发挥作用。似乎也是从70年代起，美国选民已经越来越重视他们的“公仆”、特别是总统的个人品行。一件个人丑闻足以摧毁一个总统宝座的窥视者。而年轻、出自社会下层的克林顿正好又是一个“无行”的人。如果说，4年前他幸运地掩盖了自己，那么，这4年来围绕他个人品行的指责简直是连续不断。就普通的美国选民来讲，即使并不真正相信那些“故事”，也觉得克林顿是一个缺乏修养的、浅薄的“暴发户”。而多尔却相反，直到现在为止，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gentleman”的形象。他很可能因此而大大得益。

因此，直到目前为止，应当承认多尔仍有可能战胜现在被大家普遍看好的克林顿，最终登上美国权力的顶峰。

抢占“中间高地”

周敦仁

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上，1996年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加上第三党候选人，都毅然抛弃了各自党派的极端立场，大家都向政治的中间地带靠拢，抢占“中间高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拒绝了该党右翼激进领导人布坎南和格兰姆，也同极端保守的南方福音派宗教团体保持距离。尤其是多尔挑选了共和党温和派代表人物，前议员杰克·肯普做副总统候选人，更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民主党总统的当然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是现任总统。1992年他上台时，他和他的夫人都是民主党中自由派的化身。现在克林顿一方面同民主党极端自由派划清界限，另一方面采用许多以前属于共和党温和派的主张。最明显的例

子是在8月份终于下决心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社会福利”新法案。这个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几十年来第一次把社会福利救济的责任从联邦政府肩上卸到各州、地方政府肩上，再进一步卸到救济对象肩上。即使民主党内有激烈的反对，他也坚持下去，决心走中间派的道路。双方的这一阵势，使鲍勃·多尔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既然双方政见相似，他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又比不过在任的总统，他的处境便十分被动。因而在民意测验中，他始终落后于克林顿总统。

使得多尔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共和党领袖国会众议员议长金里奇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搞的“美利坚契约”。这个政治纲领利用了广大选民对克林顿政府的失望